



当代西方女侦探系列

蝴蝶效应

〔加拿大〕伊芙·萨伦巴 著
晓楣 姜吉 译



漓江出版社

蝴蝶效应

〔加拿大〕伊芙·萨伦巴 著
晓 楣 姜 吉 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96-016号

THE BUTTERFLY EFFECT
Eve Zaremba

(C) Eve Zaremba

本书经授权出版,版权所有。

蝴蝶效应

[加拿大]伊芙·萨伦巴 著

晓楣 姜吉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灵川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16000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407-2077-8/I·1294

定价:1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主要人物表

海伦·凯莱莫斯——加拿大人，加拿大著名女侦探，查获切诺普斯盗卖艺术珍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功臣。

威尼·蒂伦——加拿大人，加拿大多伦多市赫尔·格兰德宁公司的从业人员，协助海伦查获了切诺普斯犯罪集团的非法活动。

春雄铃木——日本人，日本名古屋地方警署第一处（凶杀刑侦处）警长、检察官，全面负责切诺普斯集团成员、名古屋黑社会重要人物南义哲被杀一案的侦查活动。

贾森·福布斯——美国人，又名切诺普斯，世界著名艺术品专家，国际盗取、复制、贩卖世界著名艺术品的总后台。

鲍勃·福布斯——美国人，贾森的亲侄子，切诺普斯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后因内讧被贾森杀害。

朱丽·派普——澳大利亚人，误入切诺普斯集团，并成为第三号人物。后幡然悔悟，并亲自抓获了贾森。

索尼·伯克——美国人，越战退伍老兵，隐居香港，通过贾森专门从事倒卖世界著名艺术品赝品的活动。

麦尔·罗缪勒——加拿大人，曾当过牙医，后与切诺普斯集团取得联系，专门从事收集、修复、销售世界著名艺术品赝品的活动。

南义哲——日本人，日本名古屋草下黑帮集团的重要成员，曾参与切诺普斯集团的犯罪活动，后因闹矛盾被贾森杀害。

徐来——香港华人，香港拉德隆侦探社总经理，一度卷入了切诺普斯犯罪集团的活动。

上木庆子——日本人，南义哲手下的一名会计。南义哲被害后，受草下集团派遣与威尼结婚，希图从中获得切诺普斯集团的情报。后脱离草下集团，与威尼定居多伦多。

目 录

第 一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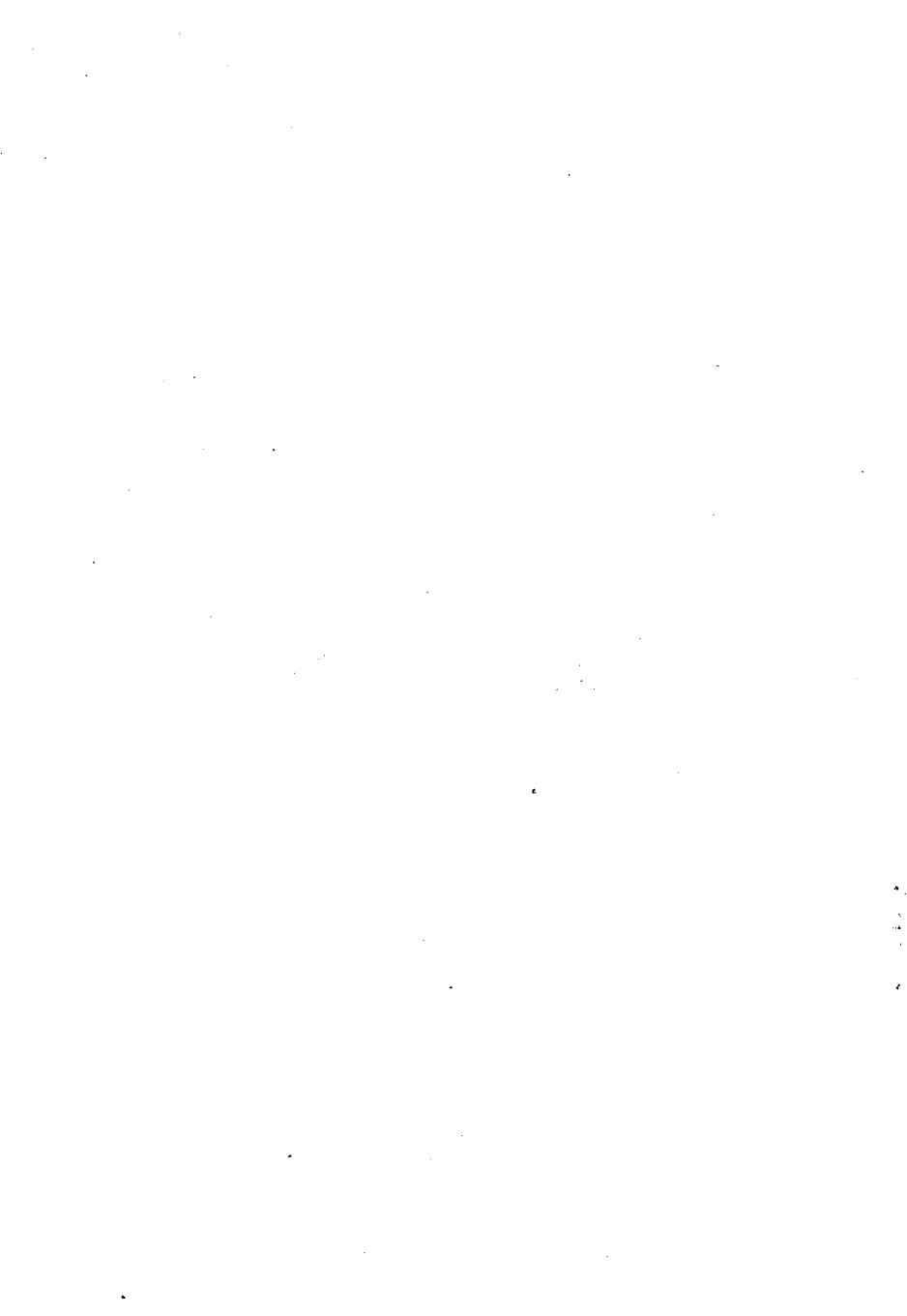
1. 序 言 (3)
2. 到 达 (5)
3. 时 差 (12)
4. 如何是好 (15)
5. “跳华尔兹的玛蒂尔德” (18)
6. 拉德隆侦探社 (25)
7. 海伦接受工作 (27)
8. 令人惊讶 (35)
9. 子弹号列车 (41)
10. 名古屋 (44)
11. 初遇庆子 (46)
12. 酒吧谈话 (50)
13. 三人聚餐 (53)

14. 朱丽的行李	(56)
15. 海伦露真容	(61)
16. 春雄铃木检察官	(66)
17. 南义办公室的“白领丽人”	(69)
18. 遇见朱丽	(72)
19. 医 生	(76)
20. 铃木在医院	(78)
21. 与海伦碰面	(80)
22. 索尼·伯克	(85)
23. 切诺普斯	(90)
24. 铃木的手下	(92)
25. 海伦的双膝	(98)
26. 派普的钱夹	(104)
27. 逃跑计划	(106)
28. 名古屋古堡	(112)
29. 警方分析	(120)
30. 派普的伞	(125)
31. 在流浪汉中	(127)
32. 朱丽对海伦	(130)
33. 名古屋叙谈	(141)
34. 海伦去东京	(147)
35. 火星酒吧	(149)
36. 自我调查	(153)
37. 朱丽出逃	(159)
38. 案件存档	(164)

第 二 部

39. 拉德隆公司的负责人 (171)
40. 海伦在香港 (180)
41. 海伦受质问 (182)
42. 海伦与索尼 (187)
43. 拉德隆数据库 (195)
44. 又见索尼 (199)
45. 妄格斯不打自招 (204)
46. 铃木收到的信 (210)
47. 麦尔·罗缪勒 (214)
48. 庆子在多伦多 (233)
49. 四人食生鱼片 (237)
50. 海伦默许 (246)
51. 卡亚特夫人 (255)
52. 拉斯维加斯 (260)
53. 《艺术品追踪》..... (268)
54. 扑克牌游戏 (277)
55. 一人被害 (287)
56. 回 家 (291)
57. 朱丽打电话 (297)
58. 切诺普斯的末日 (300)
59. 尾 声 (318)

第一部



1. 序 言

眼前这个男人，正把耳边的话筒左右变换着位置，以使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听起来不至于如此急切和激动。他身材高大，眉毛浓密而杂乱，如同未曾修剪过的灌木丛构成的篱笆。

“那么什么时候运来？”

“嗨，你这家伙，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万国邮政联盟？我们不干这种事。你得准备自己去提货。”

“提货？……哦，好吧。什么地方？”

“东京。”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东京’？我可没工夫去日本……”
麦尔·罗缪勒抬高嗓门嚷道，“那不关我们的事！”他的声音非常响。

“‘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必须弄到那个东西，现在东西已经到手了。你需要它你就得自己去取。货在东京，不会有人送到家门口的。博士，这你知道。”一阵轻微的笑声通过长途电缆从香港清晰地传进多伦多罗缪勒的耳朵里。

“妈的，索尼！这事我一个人可干不了，我还得找人帮忙。但这样至少又要花掉我付给你的全部酬金的两倍。”

“你付的酬金并不高，博士。它的两倍也不算贵，对吧？你要还是不要？”电话那边又传出清晰的轻微笑声。看来索尼·伯克对情况非常了解，因此他的话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成分。

“你是怎么想的？要我自己去提货？时间和地点呢？”

“下个星期，东京希尔顿饭店。有人会在那里跟你联络。只要让我知道你派去的人是谁，并且让我确信，他已经拿到了要交给我的一万美元就行了。”

“嗯，好吧。明天再给我电话，别担心那些钱。”

“不会的，我一点也不担心。”

电话断了，麦尔·罗缪勒骂了一句，然后轻轻放下电话。紧接着他又立即抓起话筒，拨了一个熟悉的号码。

“赫尔，我需要找人帮忙干件差事。事实上，这活儿不在本市，也不在加拿大，大概要去三四天左右。是的，带上护照。你说谁？威尼·蒂伦？当然，他肯定可靠。我记得他，我哪能忘了他！对，我想他能行。健康、强壮而且又不是太聪明。典型的加拿大老实人，对吧？尽快让他来见我。好极了，我知道了。谢谢你。”

罗缪勒放下电话，他的幽默感又油然而生。都办妥了。那东西确实便宜，即使为此多付给那个家伙两倍的酬金也很划算。他搓着两只大手，笑了起来。

2. 到 达

崭新雄伟的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是加拿大名列第三的航空大港。据说，因为它酷似一个封闭式的气势非凡的购物休闲中心而名闻遐迩。其实不但如此，它还拥有一整套先进的现代化服务设施：一个设有 3300 个座位的候机大厅、两个豪华休息室、70 个检票台和全自动的检票装置、多条旅客输送带，以及一条带有电脑的行李输送带。另外，它还提供专人送票服务。机场广场附近，一座高大的饭店巍然耸立，旁边则挤满了形形色色的货物琳琅满目的小型店铺。皮尔森国际机场被誉为服务功能齐备，待客真诚友善，而且富有艺术之邦品格的旅客之家，确实是实至名归。它的老板，加拿大国际航空公司则非常乐于称它为“文明之旅的家园”。威尼·蒂伦很喜欢这种叫法。

他伸长脖子在出发厅里慢慢走着，尽量避免惹人眼目。玻璃圆顶篷在他头顶上方延伸，这真是一个庞大的空调暖房。他举起他那只簇新的挂着闪亮的黄铜锁的棕色皮包，这是他在皇后大道上一个叫做“黄金”的商店里买的，加上税金一共花了 98.95 美元。蒂伦走到一个签票台前，得到了像接待王室成员一般的待遇。然后他径直步入皇后国际候机厅，他可以坐在那里喝免费饮料，直到他搭乘的东京航班开始呼叫登机。他喜欢这样。

威尼·蒂伦总能非常圆满地完成那些指派给他的差事。他二十多岁，长着突出的喉结，跟其他年轻人并无二致。

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整洁熨帖，皮鞋擦得锃亮，指甲也经过细心的修剪。身上那套衣服，尽管已经穿了两年多，但是由于剪裁得体，因此不时显示着他那健美运动员一般健硕的身材。同时，这也使得他那过分厚实的肩膀和粗壮的脖颈显得比较适中。威尼爱好健美运动，这身衣服就是一个叫做丽贝卡·戈顿的打扮时髦的律师送的，律师希望她的保镖看上去不至于太像赫克·霍根^①。在这之前，威尼还从未有过一件由裁缝定做的衣服。在他们短暂而愉快的交往期间，丽贝卡曾试图给涉世未深、浑金璞玉般的威尼加上一些非常需要的能与当时社会和谐一致的润滑剂。可是像他这样的一块璞玉却过于粗糙，缺少圆滑变通。以致无法穿越这道难关，使自己成为一名颇有前途的经济管理人才，而不仅仅永远是一个辍了学的中学生。说得婉转一点，要他毫不费力地、不露声色地穿越这道难关，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

好在有一定程度的智商，加上野心和强健的体魄，这一切使得威尼·蒂伦的受雇率颇高。还在学校读书时，一次小小的差错，使他与法律打了一个擦边球——因为对他人进行严重的人身袭击而被学校开除。之后，威尼在所谓“友善”的工业社会的边缘过了一段“良民”生活。后来他在那些招收诸如办公室职员、酒吧服务生、保安人员、汽车司机和一般打杂人员的地方报了名。这些地方的老板都是赫尔·格兰德宁，他在十二个不同的企业里都拥有自己的股份，而他的每家企业并非都是百分之百的合法。格兰德宁的总部

^① 赫克·霍根，澳大利亚影星，《鳄鱼邓迪》的男主角。

设在多伦多市商业区杰维斯街一个三流的低廉旅店里，该旅店却早早地预言自己为“帝国宫饭店”。自从威尼与丽贝卡的合作结束，不得不从她的北多伦多的寓所搬出之后，便被格兰德宁召唤到了此地。

他的老板认为他有点小聪明但又不是太聪明——一个言听计从、忠心耿耿的人。然而如果遭遇突发事件，谁还会规规矩矩地听从老板的吩咐呢？威尼这种双重性格的结合使他永远都有用武之地。格兰德宁的世界通过一种“有效的联系”而生机勃勃，这是一种与外界保持的经常性的相互扶持、肯定和交流。把威尼借给麦尔·罗缪勒并未花掉格兰德宁半分钱，但会使麦尔这位有钱有势的前任牙医负债累累。命运就是这样，它永远建筑在那种脆弱不堪的文明之上。

威尼·蒂伦认为他新近签的合同是桩意外的美差。在他干过的所有的工作中，很显然，这次赶赴日本旅行，尽管还得坐商务舱，但所得的 1000 美元，比他干过的所有差事的报酬都要高。待在希尔顿饭店，眺望东京的夜色……还有日本姑娘！他对日本艺妓之类的艳事早有耳闻。在电影里出现的某个西方男子，通常都是由一群完全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神情谄媚的日本艺妓服侍他洗澡、为他按摩……也许他支付不起一群艺妓的费用，不过支付一个还是可以的……

蒂伦这次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在东京跟某个人接头，到时他将遇到这个人，并收到这个人交给的一个封了口的只够塞进一件行李的小包裹——或许只是一只皮包。作为回应，他将把一只装着钱的信封交到那人手上，钱他将藏在系于腰间的钱包里带去。真是一场直截爽快的交易。这种事

他以前也干过，丝毫不费劲。

威尼登上飞机，在商务舱安顿好，便从一位笑容可掬的空姐手里要了一杯香槟。她颇有魅力，足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不过缺乏一种撩人心弦的性感。这很好。他惬意地伸张双腿，充裕的空间几乎容得下两个他那样高的大汉。更妙的是，他的邻座是空着的。他要了一份报纸——想看《环球邮报》还是《金融时报》？还是《环球邮报》吧！他迅速浏览了一下体育版，然后卖弄似的翻到他并不熟知的“商业报道”专栏。威尼自得其乐地沉浸在扮演一位国际商人的欢愉之中，尽管谁也没有注意他。他一边看报一边朝坐在舱里的旅客瞥了一眼。清一色的男人，都穿着与他不相类似的衣服，不是专心致志地看商业报纸，就是三三两两地对酌。他觉得很满意，于是又转向《环球邮报》，搜寻有关日本商业信息。知识也是有偿的呢。

看了一场电影，吃了两顿饭，喝了三杯饮料，再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DC10 航班终于降落在温哥华机场。飞机要在这儿停留两个小时，作例行检修和加油。这是看看一个异地城市的好时机。蒂伦步下飞机，从机场候机厅的窗户向外望去，试图领略一下温哥华市区的风光。然而什么也看不到。所有看得见的就是平整的草坪，几处机场建筑物和远处隐隐约约像高山一样起伏连绵的东西。真讨厌！这是他的行程中第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在这儿还不如在飞机上看到的多。在飞机降落前的两个小时飞行中，他一直都在俯瞰群山，真没劲。他以前总是想象着落基山脉绵延千里直入太平洋，在它的边缘则点缀着诸如温哥华这样的城市。想不到它竟是如此平坦，如此乏味，跟那些“美丽的英属哥伦比亚”式

骗局不相上下。他走上飞机，坐回原位。

这下有味儿啦，他有邻居了，这人肯定是个日本商人。威尼静静地坐着，一边观察这个男人——小个头，外表整洁，年龄不详，穿一件黑色外衣，像极了任何一个春风得意、前程高远的谦谦君子。他工工整整地叠好外衣，谢绝了一位热情的空姐递来的衣架，小心地把外衣放进头顶上方的衣帽箱里，然后取出一件短夹克，穿上，再坐回原位，脱掉鞋子。蒂伦觉得这人真有意思。去他妈的温哥华，那只不过是加拿大的城市而已，而他的这位邻居可是个活生生的人，或许还是个天才的日本军事艺术专家！东方功夫片是蒂伦最爱看的，他想起身向他的邻居鞠个躬，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样做虽有礼貌然则似乎缺少冷静。无论如何，这里没有供人活动的多余场地，而且，身边那个日本男人也很快进入了梦乡。

其余的旅客也都脱掉了鞋子，好让这跨越太平洋的长途飞行变得舒适一些。商务舱现在满员了。威尼四下里扫视着新来的旅客，一切如故。大多数商人不是单身一人就是成双成对，只有一个日本商人携妻带小。这是一个完美的日本新型家庭……突然，他僵住了。那是……？难道不是……对，是她！她叫什么名字……海伦·凯莱莫斯，这个可恶的同性恋偷窥犯竟然跟他同机飞往东京。多么不经意的巧合。是巧合吗？威尼不是臆想狂，可他还是斟酌了一下海伦的出现与他这次旅行可能存在的某种联系的可能性。难道跟他前往执行的罗缪勒博士的使命有关？啊哈，没门儿，不可能！啊，也许？也许她来这儿是监视他的？来看看他是否遵照吩咐做了？或是前来阻止他带着藏于腰包里的钱溜走？啊哈，